



光明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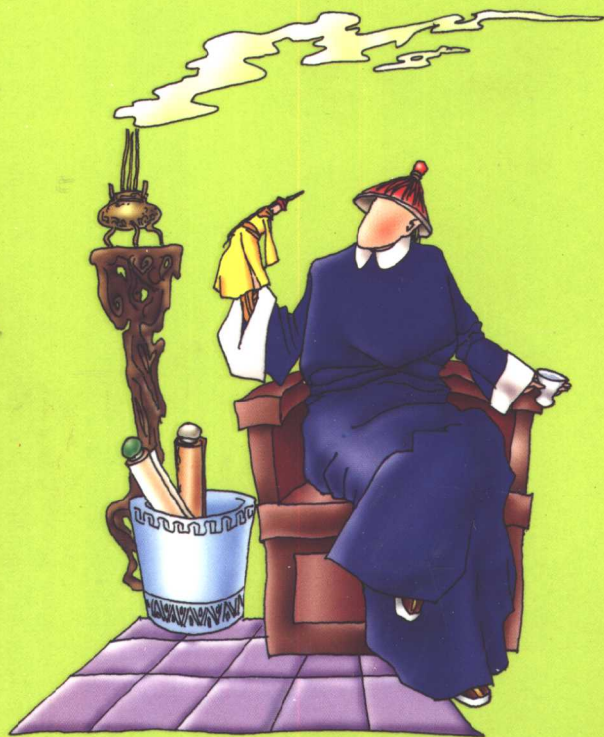
网络人文书之十四

被阉割者痛苦，阉割他人者快乐，
心灵残缺不全，独步千古，一个流氓太监的故事！

张叹凤 著

太监

插图本



光明日报 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易》是《五经》之首，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石。
《周易》是《五经》之首，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石。

《周易》·卷一

周易

《周易》·卷一



《周易》·卷一

被阉割者痛苦，阉割他人者快乐，
心灵残缺不全，独步千古，一个流氓太监的故事！

张叹凤 著

太监

插图本



光明日报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完蛋 / 张叹凤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1

ISBN 7-80145-666-1

I. 完… II. 张… III. 网络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7954 号

完蛋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824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1/32 印张 7 字数 150 千字

2003 年 1 月 第 1 版 2003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80145-666-1/I

定价: 1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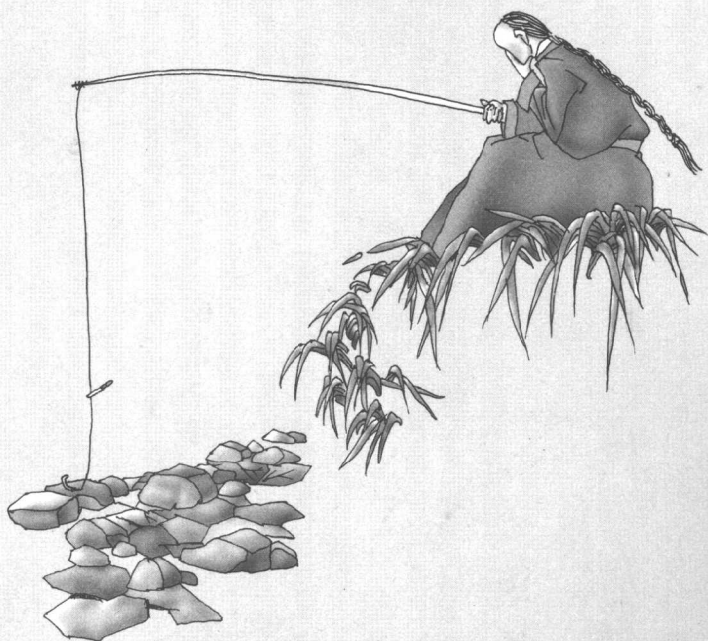
光明书架

被阉割的不仅是人的身体，
更是人的精神。
你喜欢《英雄》，
我喜欢《完蛋》，
他表现了被剥夺的悲哀！

——独龙小双

从奴隶到将军，
从流氓到太监，
从人间到地狱，
大起大落，有些金庸《鹿鼎记》的味道。

——老羊





目 录

第一章	孤品	(2)
第二章	腐败	(51)
第三章	妖术	(84)
第四章	入宫	(144)
第五章	还乡	(174)
第六章	完蛋	(185)
第七章	终结	(204)
后记		(213)



我快完蛋了。处死我的人朝发夕至，我已经听到了大限来临的脚步声。



第一章 孤 品

1

我快完蛋了。处死我的人朝发夕至，我已经听到了大限来临的脚步声。

我感受到了人生失败的滋味。

失败的滋味很苦，含在嘴里，像黄连，像苦胆，那滋味透过感觉、肌肤、毛孔，渗透到你血液中，饕餮着你的心灵。人仿佛变成树上的枯叶、空壳，随时有可能被强大的自然力击毁。被你命中注定的敌人，一脚蹂躏得粉碎。

沮丧，绝望，羞恼，恐惧，无奈。我心情说不出的复杂。

我早已远离了我们大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丧失了曾经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一切。虽然近年我还残留着为世人所羡慕的财富以及侍奉在侧的奴仆，包括皇朝保留给我的种种虚誉，但这在我看来无非都是失败的注脚，甚至是新权贵们对我花某人刻意的嘲讽。我的奋斗目标应该不在物欲与虚荣上。一个太监，一个阉人，丧失了生杀予夺的权柄与操纵、报复天下的快乐，再多的财富与光环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鸟意义呢？我如同一个与命运拔河的蠢人，一路狂呼挣扎到胜利边缘，命运之绳应声而断，我人仰马翻，摔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而且注定要被踢进历史垃圾堆，



遗臭万年。

奉旨前来革夺我所有头衔俸禄，并当场宣布处死我的人马已从京城出发，他们急如星火，御枚疾行，朝发夕至，绝不会有所耽搁。

我注定要完蛋了。

虽然这早在意料中，但当绝境真的逼临时，我仍然心里很痛，很恐怖。

这就叫功亏一篑么？不，兴许压根儿就无功可言。从一开始，我就注定是在向虚无挑战，徒劳的命运在我奋斗与挑战它将近三十年后，仍然击败了我。沉重的一击。击在我命根上。

我败得很惨。

倘若早年我不丢失我的蛋、我的蛇，即通常所谓的男根，我想长大成人后，我会是一个不错的庄稼汉，或者手艺人、贩夫、走卒，下力夫。虽然我一生不免为温饱犯愁，但有个破草庐蔽风，有一手生计养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晨昏有奔头，有忙头，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流血流汗，顺天应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正常的人生，是我等小老百姓所应有的命定。那我不会怨天尤人。我甚至会很善良，做个好人。但就这种平庸下贱的人生对我来说，也无异于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我的天性和命运兴许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样的人必来世作牺牲，蹈魔障，下地狱，阴魂不散……

操！成龙上天，成蛇入地。似真似幻，似人似魔，往事如风。今生我走的是一条非常险径。梵语说的魔道。世人必得而诛之，千夫怒指。

这是应该早料到的。

但现在我的口中仍有剧毒的滋味，我的心里更有黑夜的兽鸣。



前来处置我的人已经奔出京师，他们的坐骑都是西凉骏马，他们的身手都是绝顶高手，他们衔命而来，每一分钟都在逼近我，求取成功。他们同仇敌忾，所持理由正大光明。我是死有余辜。天理昭昭，绝路之上再也无从遁形了。

我年已老朽，身陷重禁，早先还被刺穿锁骨，戴上重枷，后又被毒蚀了五脏六腑。我现在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坐以待毙。事实上没有比死的道路更适应我了。

真正要完蛋了。

但是，你们应该明白，我的完蛋始终都是要有代价的。你们似乎不该忽略这一点。即便是在这洪荒极地、重围深牢。

这宏丽而荒凉的皇陵一隅，既是我老人家的坟墓，也将是他们不测的归宿。他们始终不该忽略我，更不该对我有所轻视。我毕竟还存在嘛。

即便苟延残喘，我也可以施泄我的情绪。我甚至仍可以创造奇迹。

来吧。家伙们，我正以逸待劳，等候着你们。

我要给世间最后一个出奇不意，最后一个惊奇，一个辉煌。

让你们彻底认识我——真的认识我——

什么是流氓——大流氓——

也就是说，我的昨天和今天得来都绝非侥幸。是我自己的奋斗史和墓志铭。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罪与罚。

现在就来翻一翻我这部荒唐的奇书吧——

我亲眼看着他们拿走了我的蛇，我少年的蛇。好年华，



好家伙。那真像一朵花。

他们将之涂上香油祭祀天上盘桓的秃鹫与苍鹰，希望以此来赎罪消孽，保佑我们太平小镇物种永继，人口昌盛，百业兴旺。他们的想法很美好，也很隆重。但那是我的蛇，我的命根子呀，我终身的快乐与希望都在上边呢。可那一下子就没有了。

我亲眼看着它消失在空中，像阴魂一样嚎叫着，稍纵即逝，了无踪影。没有了它，我即便贵为四方诸侯、皇亲国戚甚至皇帝老子本身，也无异一个笑话和讽刺，一具行尸走肉，对我来说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心中一直有着独狼的哀嚎。我想吃人。想享受主宰他人命运、制造他人悲剧的自由与快乐。

这种快乐一直是我自尊心的强心剂和维护剂，是我生命需要的氧。

虽然你们常见到的是我脸上皮笑肉不笑的讪笑，但这种笑曾经是天下人的恶梦，是小儿止哭的特效药。尽管人们曾经向我欢呼雀跃，并衷心祝愿我活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但事实上没人能活那么长。传说中的彭祖也只八百岁。何况我的道路本来凶多吉少，命运叵测。

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些害怕起自己来，我的想法和行为是不是太旁门左道，太富有邪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了？兴许我天生就是一个做流氓做恶棍的料？

近来夜里我少有梦见吃人了，而老是梦见我的蛇，我少年的蛇，花骨朵一样清新和坚强的生命。

它变成一只鹞鹰在我头上盘桓，翅子煽起强大的劲风，金弹果树果子哒哒哒应声而落，落在宫殿琉璃瓦脊上，宛如生命复活和奔腾的弦律。

保留这种粗犷而细腻的美好记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和幸福。



我承认小时候我是个不教无类的小孽种，通俗说法是个流氓。蛇在我身上，蠢蠢欲动，躁动不安，随时有可能出去给人使坏添乱，搅乱乡间的乾坤。

兴许天性使然，兴许我无父无母，无师无门，过早地学坏，因此我憎恶一切有教养的、和满的家庭人。那时镇上的人们对我们一伙小流氓可是恨得牙痒痒。拿俗话来说是十处打锣九处都有我，好比阎王身边离不了小鬼。日常与我厮混在一块儿的是铁脚、鹅蛋、二棍子这些小杂种。人们统说铁脚最坏，我数第二。事实上我非第二，铁脚也非第一，现在想来最坏的应该数得贵，我们变坏的很大成分该归罪与他。当然“坏”的这层意思，自然包括后来坏了我们身子的后果。

得贵足足要比我们大上十岁，他是个过继子，原姓严，改姓贾，当时他已经是里正宅中的一个支使、外办，辖管镇上的税银摊收，并同花捐路课。人们管他叫得掌柜、得长脚、得驴儿。因他长得驴脸马足，说话声音十分难听但却口齿灵活，习惯江湖路数。据说他得到里正宠爱是因为救过里正老爹的性命。那时里正的老爹患了一种红疱脓疮，百药不治，日夜哀嚎不死。得贵自告奋勇将嘴巴附疮吸出脓血，里正老爹竟然霍然而愈，又活过了四五年。后来里正重用和姑息得贵，不是没有这层原由。当然也有另一个版本，据说得贵是因为赌技高明，有一年里正上州县赌得接近破产时，得贵从旁替他压宝翻梢，从而大获全胜。不管怎么讲，得贵是里正跟前的红人，当时在我们一帮少年眼中，可特偶象，特牛气。我们小流氓都乐意效仿他、追随他，为他鞍前马后地跑腿助阵，从他那儿蒙得些个小钱



开销。

有关男女性事，也是得贵给我们启的蒙、开的眼。

有一天，得贵收了徽商打点来的红包，心情蛮爽，他就也斜着眼儿对我们说，你们也去领会领会人事。什么人事？男女事。他将我们带到镇上青楼里去，那是他常去嫖宿的“三柱香”窑子。当着我们的面他与叫花姜的婊子媾合，还叫我们破童子身继他上。花姜要得贵可别作孽。得贵斜歪着脸嘴说几个小鸡公也该开教了么，总不至老留着他们卖童子鸡。瞧他们成天给我跑腿打灯的，活像几条狗儿，我也不至亏待了他们才是。何况要你花姜尝尝童子鸡，也是给你祈福消灾免晦气的，是修度你来世。你还不肯？花姜听了撒娇卖痴咒骂得贵不得好死，得贵嘿嘿腆笑着，一发兴趣盎然，竟鼓迫我们上马，他在旁边卧榻上嗅吸着鼻烟欣赏。结果只有铁脚虎着腰子拎着裤带上去了。铁脚好像是得贵的分身，他模仿得贵的动作滑稽可笑，然而却师出有名。连花姜都很惊讶，连骂铁脚小杂种。得贵在一边哈哈大笑，露出满口黄牙红肉。我和鹅蛋、二棍子浑身燥热发抖，不仅是第一次正面男女性事，且第一次近距离窥击女阴，我们实在脸上挂不住，不禁夺门而逃。背后还听到得贵的嗒嗒怪笑，以及喝叫我们回去的声音。伴随着一个响亮的喷嚏，连青楼都抖动了，那无疑是鼻烟已经使得贵浑身通泰透彻了表现。

我们三人夺路狂奔，一直跑到通天河畔，个个脸色像猪血一样紫胀，虎虎喘气。直娘贼，得贵也太坏了。平常要我们为他诓女人、拐人口、坑人钱财害人性命，这会儿却又要我们操婊子，他在旁边观玩。第一次走近男女隐私，花姜那极富夸张表演的面庞，以及深邃的密处，以及叫春的呻吟，塞满我们耳鼓。她活像座肉山，铁脚则像只爬山的跳蚤和野狗。这对我们三个乡下未成年少年人来说，不



免过于刺激和震撼，像是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一致腿脚发软、浑身瘫痪，倒地不起。

约莫过了一二个时辰，我们在白太阳底下迷迷糊糊睡醒过来，那时一致感到了身体的变化。即下身蛇的亢奋与苏醒。它仿佛通天河边的鹅卵石一样狰狞和结实，甚至就像是我们太平小镇神社前边的那根著名的历史悠久的桅杆。

二棍子说不知铁脚还在不在婊子花姜的肚皮上。鹅蛋说，操，不可能有那么长时间。他曾听过隔壁他哥嫂的床，约莫狗吠一路行人的光景，至多洗个脚的功夫吧就完事。二棍子说其实我们还是该上花姜的，不上白不上。听说平常去嫖堂子的人还得送上好几两白花银子给老鸨才挨得到婊子的边儿呢。我说婊子是不能乱上的，我曾听家主说过，操了婊子，蛇要发肿、发亮、生恶疮，最终流血流脓、烂掉鼻子、没有下巴。所以我的家主从来不在外边嫖宿。例如镇上的阉儿匠黄煽煽就没有鼻子，据说他就是早年找了下里河水码头上的滥婊子，后来生疮给烂掉鼻子了。二棍子听了说那怎么办，眼下蛇这么胀，这么直，拿到冷水里去浸它也不软。鹅蛋说索性我们去搞姑娘。二棍子说鹅蛋你做你妈的白日梦。谁家姑娘肯给你这半截子狗日的使？又谁不知你我是一群污人眼、脏人耳，被得贵使坏了名讳的小恶棍？年轻女人没有一个看见我们不赶紧躲藏的，你还春秋大梦想打黄花闺女牙祭呢，除非你得道成仙会使法术。鹅蛋一直向我们炫耀他曾偷看过庙里大法师搞女居士，却也不知他的话是真是假。

二棍子和鹅蛋两个口舌纠缠起来，我喝住他们，出个坏主意。这使我以后后悔了差不多一辈子。我说：黄煽煽家有个傻姑娘，至少也有十七八岁了，可还没人家呢。或许我们用点儿杏仁酥、蛋烘糕之类的，就可把傻姑娘骗到破庙里去玩一回，也学一学铁脚的本事。鹅蛋听了连连摇



头说那可不成，傻姑娘日前不小心掉到肥水塘里，给人打捞起来，仅残留得几口气，现在她老娘寸步不离跟着她看着她。很不好骗上手。再说傻姑娘痴呆呆的像个木头人也没啥意思。二棍子说那可咋办？我看不如还是去找花姜吧，现成的货摆在那儿，又不叫咱们给钱，乐得给得贵施人情，不要白不要。刚才悔不该跟你们胡乱跑出来，其实纵然烂掉鼻子也没关系，人生一世，快乐在先，烂鼻子在后。啥结果也比眼下铁锅里的蚂蚱似干蹦着要强呀。看看我蛇都成根铁了。

二棍子说罢把他的蛇抓出来，那虎头虎脑狰狞模样儿，竟吓了我们一跳，远超出他实际年龄的比例，仿佛一夜之间，二棍子就长大了。我们不禁都将蛇掏出来在手中狎玩。我们赏心快乐的吼叫震动了河畔，引发了远处的哞哞牛鸣，那可是一只母牛的叫春声呵。这是山花烂漫的春天，地头玉米花正在扬粉。

破身的铁脚寻声找到了我们，他脸上讪讪的，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向我们一人踢一脚说：“好啊，狗杂种几个，得大爷叫你们玩花姜样式，你们不肯玩，却躲在这里打手虫过过瘾，贼没出息的东西，扶不上轿的死狗仔，成不了气候。”

我们的目光不禁齐刷刷投向铁脚的鼻子，这使铁脚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不禁摸着鼻头，以疑惑的眼光打量我们。鹅蛋大声道：“铁脚，你鼻子怎么不见了？”铁脚唬地吓一跳，紧抓鼻子说：“我鼻子在啊。二棍子说铁脚，你摸你的鼻子，我们摸我们的蛇。”

这种占便宜的机智在我们中间可是常有的事。

于是短暂的宁静后，是我们意会过来的欢笑，我们的狂笑。充满快意与报复的心理。笑声中我们先后爬起来奔跑开去。撇下铁脚一人在那儿恼羞不堪。



论打架我们都不是铁脚的对手，因他要比我们大上二三岁，本来又手脚似铁，力气蛮沉的。可铁脚在后边却追不上我们，他就从地上拾石头掷来，我们跑得像野鹿和兔子，横竖他砸不着。却将石头砸在别人看园人的窝棚上，听去已经砸穿了顶，很快招来看园人的啐骂。这在我们当然是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事了。比起我们做的其他坏事来说，这些只是毛毛雨。

从这天起，我们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氓。因为我们除了胡作非为的捣蛋恶作剧外，还纵欲泄欲犯奸作科。

我们设法诱奸了黄灿灿的傻闺女，还合伙搞了镇上的寡妇哈大娘，我们甚至还操了那头叫春的母牛，它将叫声传到河边上来，我们自然认为是它向我们投怀送抱，勾引我们。可放牛人发现了，足足满屯子骂了三天三夜我们的娘。后来他被我们寻机推到粪坑里，挨了几石头，险些没有呛死粪中。

总之我们的蛇无恶不作。但我要坦白并炫耀我个人始终没有干过婊子，因为我家主的话在我心里造成长期的恐吓与警告作用。兴许一生中我仅听从过我家主这一句话。我不想失去自己的鼻子，从而变得像黄灿灿那么丑八怪。虽然我命不好，长大也不学好，但毕竟我还是我们镇上公认的小俊哥。更小的时候，妇女见了都喜欢抱我亲我。据说哈寡妇还不是寡妇的时候，还曾经让我吃过她的奶，这当然都是另话。总之我不想坏了自己的本质与优势，这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自尊和面子观。但我没有料到有一天我会失去自己身上作为男人标志性的东西。从而变得比一个失去鼻子的人还要丑陋、难堪和痛苦十倍、百倍。

天，似乎我终究只能走丑八怪一条路。



4

蛇给我留下最美好的记忆无过与我家家主五奶奶的通奸。拉带还有婢儿小桂。

五奶奶姓边，叫秋香，年龄实际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乳名叫个小豆腐吧，因为自小长得白净乖巧。原是八里庄一家磨坊主的女儿。我的家主用一辆大骡车八匹种马外加百两纹银为代价将之纳娶过来。我的家主虽不上窑子，却有纳妾的习惯。像所有有钱人一样，他轮流在妻妾房中留宿。小豆腐是新雏，所以最得家主宠庇。小豆腐竟敢当着众人的面叫家主老头子、死老头、老把式，而不需要叫老爷和官人。而家主对他小妾的放纵与撒娇总是笑露板牙，不予追究，至多呢歪头骂一声小麻逼。大概因为小豆腐配我家主太委屈的缘故吧，明眼人一眼看上去也知鲜花插在牛屎上。虽然家主有财，但两者之间年龄相貌，着实差别太大。小豆腐足做得家主的孙女了。

家主这头骡子糟踏了多少如花女人，可没人说得清。近年隐约听长辈家奴说起，连我也是老骡子的一个私生子。我操，这真令人恶心。我心里的那个憋啊。我不要做这老混蛋的种，我宁可与他殷实的家财毫无关系。但愿有一天我见到我的生身爹娘，得到他们对谣言的亲口否定和批判。即便是穷得喝西北风我也心甘情愿。除了镇上的黄煽煽外，我愿意谁个老家伙是我爹，包括那个放牛汉，他也比狗屎家主要强啊。我从骨子里憎恶老不死的。瞧他在宅子里活像个皇帝的样子，连拉屎也要发出戏台上边哼吟有加的板眼声。像头盘桓吸血的长脚蚊。有时候我侍候在旁，真想一脚将家伙踹到茅坑里去，特别是当他叫我抱扶他起立时，我想那是扑杀他报复他的最好机会。可惜我并没下手。我